

## 《小证人》： 呼唤抱诚守真的 挚爱心行

文/黄毓璞



《小证人》  
韩青辰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向来以为,没有什么文论比“创作总根于爱”说得更具普适性和涵盖力;这也是我读过韩青辰作品后做出的一种归结。她新近出版的《小证人》一仍旧贯,负载了爱的题义,贯穿了爱的情韵。

一如我们会记得“约克纳帕塔法”“鲁镇”乃至“枫杨树村”“王家庄”这些文学的园地,读过青辰小说的人不会忘记“王园子”这方原野。《小证人》中的“小米村”其实还是那个“王园子”。作家对一方土地的情感留驻和反复表现,大体是寄寓了根脉的眷怀。“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写出土地上的一切,而是那蕴藏在土地之下丰厚、宽广的地气,是它在引领和左右大地上的生灵”。在滋润性灵的岁月里,为引领和左右孩子们担责的是大自然的怀抱,是乡村的地理人文历史人文,是长辈、友辈、校方、警方、乡规、民俗……而在种种引领和左右中,难以名状的苦难意识首当其冲。

长篇以小主人公的一个噩梦开篇,似乎是其生活境遇心灵境况的提掣,它为演绎爱的委曲、追寻预示了概略并为之下定基调。乡村的闭塞,小友间发生的龃龉隔膜,连同父辈的漂泊谋生,母辈的负重劳累……表意了乡土是“怀抱”,也是“炼狱”;是“摇篮”,也是“笼子”。长篇写出小米村世世接续的温馨的同时,吃重的笔墨落在代代相传的创伤。唯其如此,铸就了冬青对爱的拥有和爱的缺失十分敏感,注定其在村情、亲情、友情的希冀和渴盼中因爱而生苦闷。

如果说爱是包容而无关联容,是百味而非独甘甜,如果还可以说没有品过苦的孩子难以萌发真诚之意慈悲之心,那么,作者展示冬青童年心灵时拌和苦难意识的倾向,正是在发生机制上对真与爱的深层领悟。面对教育界提醒过的坚苦训练,人们较易从生存能力的养成加以理解,也较易忽略其在养成爱的能力方面的意义。我们从冬青那里触摸到的爱心,正源自包含了苦况的特定生活,体现为挫厄的特定遭遇的“引导”。有人说刻

骨铭心的爱,不是知道所爱有多好,而是明知哪里有多不好仍然心神相系地割舍不得。深以为不啻对爱的密码的一种精当理喻和独到阐发。

在爱的题义上,文老师对于冬青的引导已体现了启蒙、提升的意义。冬青们对文老师的仰慕倾心,见证了可塑的孩子们对于关爱的憧憬,也见证了作者指向率真、至爱的期待。

为孩子们确立了共同信仰的文老师,突遭冤情给孩子们带来的焦虑可以想见,唯一可以为之作证的冬青,面对现场记忆的微妙细节,为何等证词更利于为老师白冤而陷入无所适从不难理解,几经反复造成执法者的再三调查,造成小伙伴们对自己的苛酷责难,是涵茹究真的误解,是挟带关爱的肆虐。差不多成为冬青一段“苦难历程”的作证,是长篇设计的主要矛盾冲突所在,也是一部《小证人》演绎真与爱的题义的高光之所在。面对作者提起的关涉律法的问题,不能不提到那位周警官,是他以拳拳的体察、循循的诱导,在情感和道义的沟通上为一个孩子搭建起桥梁。在与爱的辩证里,不只可说律法原本是爱的衍生和彰显,而且,如同一些专家所称,爱须得守护价值关怀。

作者说过,冬青的故事就是她童年一段经历。这也许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复现其记忆时,包含了向孩子也向成人做出了爱的诉告:爱是需要磨炼、需要学习的,需要有所理悟有所服膺。阅读中我几度想起那句慨叹:“我们倾其所能地给孩子做出爱的提供,到头来收获的却是孩子并不爱我们。”这里固然道出了孩子匮乏爱心这一“现实问题”,只是我们对孩子“提供”的爱到底是些什么不能不有所追诘有所反思。由此想到,这部从生命良知的根本部位和孩子成长的普遍层面上为抱诚守真、为爱的真谛热切呼唤的长篇,其认识价值和艺术效应是不言自明的。■

## 又见《乡土》

文/俞律

王喜根是扬州人,我也是扬州人,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他的少年时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我还要早得多,我的少年时代在上世纪的30年代。

上世纪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扬州虽然相距三十年,其间又经历了战争与毁灭,但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似乎并没有历经沧桑而彻底改头换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相继。五六十年代,扬州一带小商小贩、私营业主仍然相当活跃,各行各业的活动形式和技能内涵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的主要载体。具体说,王喜根创作的《扬州古巷风情》,绝大部分介绍的就是这些载体。

我七岁开始进入坐落在扬州牛肉巷的城西小学,开学第一天发课本,除了《国文》《算术》《公民》,还有一本《乡土》。这《乡土》的内容自然是扬州的乡土文化,如今相隔八十多年,其内容自不能详记,但可以肯定的是,书中的所述乃是扬州的历史、地理、景物、风俗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我刚刚接触书本,最感兴趣的就是《乡土》,而课本以外我所见到的就是具体的乡土风俗:随祖父上澡堂、上茶馆、听书;看祖父捧着烟袋呼呼地吸水烟,家门口时时有补锅、修伞、换铜勺铲子、卖五香烂蚕豆、五香兔肉等等的叫卖;半夜里倒马桶和送水车的叫声,祖母和牌友打牌,儿孙辈玩的“下逍遥”……

人老了会滋生怀旧情绪,我读《扬州古巷风情》就像当年初读《乡土》一样兴趣盎然,乡愁乡韵扑面

而来。不过,这本书的功能不仅是供过来人享受怀旧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让没有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们,了解曾长期存在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起过的重要作用,就像看历史题材的电影,你必然不会忘记那些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人物。历史人物早已逝去,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会死的,即使暂时消失了,又何尝不可以认真继承其艺术的精华,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呢!

如今这些扬州乡土的具体内容已经基本或正在逐渐消失,而这些行将消失的正是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它在扬州存在过很长一段时期:何止数十年,至少也该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古人编写的历史小说和笔记之中,就有类似这样的古人生活内容。这一段长期传承下来的遗产是中华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本书称得上是扬州文化历史的乡土读本。

上世纪末,南京曾编写过《可爱的南京》丛书,我曾为之撰稿。其实,我胸中还有一部《可爱的扬州》,而王喜根这本书恰恰是我希望读到的那个《可爱的扬州》。

《扬州古巷风情》的语言也是属于扬州的。扬州话是很好听的,不仅音调寓刚于柔,而且词汇丰富,如果你听过王少堂说书,必然会为扬州话的精彩叫绝,王喜根书中语言就内含这种扬州精彩,扬州人读了会倍感亲切。这本书插图也有特色,寓真实于漫画之中,艺术地再现过去的扬州风貌,图文相得益彰。■



《扬州古巷风情》  
王喜根 著  
广陵书社

## 半间野屋横斜

文/王稼句

与国安相识,已逾四十年了。薛氏三兄弟都与我一个中学读书,我与薛二同届,薛大高两届,薛三即国安刚低两届。凡少年朋友,四十多年里时有往来,稔熟至深,且时在念中的,实在也没有几位。回想当年,他家住在南园新村,三兄弟同学多,来来往往,很是热闹,自然形成一个聚合中心,不少朋友都是在薛家认识的。70年代是难以忘怀的,社会骤然嬗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改变了,先后都读上大学,国安在南京师范学院,我在他的宿舍里住过,对床谈天,直到黎明。如今孩儿都已成家,白发越来越多,在这牵挽不住的中年岁月里,我更怀念那个年代的率性和真诚。

国安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书,我去过几次他的家。当时他在文学阅读上,喜欢林语堂、梁实秋。当文学离得越来越远,话题自然会有变化,但偶然还会谈谈苦雨斋。平日时,翻旧籍,品清茶,喝小酒,赏字画,乃至去夫子庙寻点小吃,即使是一盆干丝,一碗鸭血粉丝汤,也是精神上的莫大享受。谁让他生长在富贵风流的苏州,又长期生活在六朝烟雨的南京呢。

命运往往不由自主,阴错阳差,国安走上了仕途。自古以来,官箴文字不知多少,国安则熟悉故乡的沧浪亭,清初以后,沧浪亭一直是官府园林,道堂内就有联曰:“白石契名贤,伴具区烟水林屋云峦,独向尘寰留胜赏;簿书逢暇日,便解带观耘停车问俗,岂徒觞咏事清游。”国安大概还记着这副联语,好心是需要静心修炼的,故而一旦空闲下来,就看看闲书,弹弹古琴,有时还写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

国安珍惜自己的文字,拈起普通题目,作些平常议论,然而笔下畅达,略具情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更欣赏他的态度,他的写作完全处于自觉状态,并不一本正经,像煞有介事,故而文章就像潺潺清流,听其自然流淌。

再说说半屋这个斋名,半屋者,半间之屋也,他在本书开卷第一篇《半屋》里说,林语堂提到清初诗人李密庵,写过一首《半半歌》,歌中表达的中庸生活理念,与他的性情相合云云。

苏州还有一处半园,光绪时溧阳史伟堂退居吴下,在城中仓米巷建了一处园墅,俞曲园题名半园,还写了一篇《半园记》,主人问它的意思,曲园说:“以君之力,固足以笼有余地,乃甘守其半,不求其全,此君之知足也。然君之园视吴下诸名园固无愧矣,君乃以半名之,曰吾园固止一隅耳,此又君之知不足也。合知足、知不足两义,而君近乎道矣。”所谓知足,即老子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国安的半屋,乃是真正的半间屋,虽居住环境改善,应该稍有增益,仍无可与史氏半园作比,但含有的意思,曲园老人也给它作了延伸。

闲来翻读杂书,清初武进董舜民《苍梧词》有《临江仙·半圃》一阙,词曰:“半卷半帘垂幕,半村半郭人家。半开半落野棠花。半床堆古画,半碗试新茶。半树老藤天娇,独向尘寰留胜赏;簿书逢暇日,便解带观耘停车问俗,岂徒觞咏事清游。”国安大概还记着这副联语,好心是需要静心修炼的,故而一旦空闲下来,就看看闲书,弹弹古琴,有时还写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



《半屋随笔》  
薛国安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